

# 推動深科技創業的 「創造性破壞實驗室」

刊登於2022年12月6日

區玉輝

當Ajay Agrawal做了幾年多倫多大學的教授，他累積下來的創業體會是年輕的團隊有很好的科技，亦有衝天的幹勁，無奈缺乏辦實事的經驗及人脈的缺失，往往就導致了創業團隊的失敗。他想到的解決方案現在已經變成為人共知，說來簡單，就是為團隊配置導師，提供「成年監督」，幫助團隊取得商業化時必需的資源；其中的重要性及導師計劃的成敗關鍵筆者之前的文章亦分析過了。隨著創業支援盛行，配置導師已經為眾機構必備，星級導師甚至成為吸引新創加入的磁石。Ajay不同之處，在於不待在象牙塔內而自己身體力行，深耕細作，將「創造性破壞實驗室」(Creative Destructive Lab)發揚光大，從多大一處發展到涵蓋美歐的十多個點，近年加入的更不乏牛津及HEC(巴黎)各校。十年間創造了240億加元的企業價值(enterprise value)。在Y-Combinator等加速器有點無以為繼的情況下，「CDL」以商學院為基地針對為深科技(deep tech)團隊作商業化的計劃，對一眾希望提昇科技城市及政府都深具吸引力，香港會是「CDL」登陸亞洲的第一點嗎？

## Creative Destruction Lab的由來

「CDL」該英文名字來自熊彼特的名言，意謂創新推翻/代替舊有產品。當2012開始的時候，Ajay視「創室」為一個實驗場，像科學家探索一樣，故命名為Lab；他找了七位有同樣理念的熱心人，每人贊助了30萬加元，首批招募20個新創團隊，40位導師，亦在Rotman School開始了一門新的CDL課程，訓練學生協助團隊。同學亦得以接觸前沿科技、與行業翹楚交流，成為一門廣受學生歡迎，學以致用的獨特學科；商學院亦固而得益，招募具創意，高質的學生如魚得水，兼且可以為促進科技創業，為社會帶來深遠的價值，幫助商學院等搭上創新的列車，不至於被工程、醫學院等科技學院遺棄。

CDL的對象是能夠用科技帶來大幅度改善生活或生產力的新創企業，

## 推動深科技創業的「創造性破壞實驗室」 刊發於2022年12月6日

設計為期九個月，目標為本，新創企業先與小型導師團隊在私人房間討論未來八個星期最需要完成、最重要的三個目標，完成後轉而至另一房間與第二個導師團隊討論。如此經過六輪的會面，團隊漸漸由不知所措，慢慢明瞭到重點所在，可行而應該執行的目標亦逐漸成形。當完成與小型導師團隊會面後，眾團隊會齊集在一個大會上，向所有導師闡述他們決定的未來幾個星期要達成的目標。到此階段，新創團隊的工作就「完成」了，CDL獨特的一個地方就是能夠令眾導師全程投入，無私地一起「激辯」，從多角度了解團隊、科技以至它們面對的挑戰，團隊應該執行的目標。那麼多聰明、富經驗的人在大堂處聚首，只為團隊的將來，參與過的導師都會說CDL裏的氛圍是獨特的，雖然他們參與過類似的活動輔助新創，都沒有學到從其他參與者處學到的那麼多、認識到那麼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方先生是生化專家又是富有的投資者，他是CDL的全球諮詢委員會共同主席，他對筆者說：「參加了CDL後，我的人際脈絡增長了好幾倍，我現在要找一個領域的專家，或者了解一個世界不同區域的投資者，只需一個電話就可以。」

### 香港需要CDL嗎？

Ajay和他的團隊把常見的加速器導師協作以精細的方式引導，更重要的是感染到無私奉獻的精神，解放了平日一方面自我保護，另一方面不願隨便說出心中看法的矜持，帶來了CDL意想不到的效果。Ajay建立了跨區域的創業，影響遠超商業及科技社群，更得到總督頒贈加拿大勳章（Order of Canada），為平民可獲最高榮譽。

各式的加速器、多種多樣的比賽及大型的創業展覽已經充斥著大家的日曆。各種各樣的簡報遊說越來越多，從前演示在台上人群中站起來做，後來加入好玩的電梯遊說，近來更擴展到在百萬行中做演示？！多種的資助計劃演講展覽中亦開始體現了本地念茲茲而常會提到的表現指標——數量、人流，彷彿越多參加者、重量級的嘉賓就代表了創業活動的成功。當然，量變有可能帶來質變，量多有可能帶來互動的快速學習，促使最好的公司有機會脫穎而出。但人做我做，重複建設就可能只會浪費資源，令應該去促成生態進一步發展得不到認知。所以回復初心的CDL，雖然每屆只有少量的「深科技」企業可以參與，但是團結了不少社區力量，輻射出來的正面影響，就可以為現時千篇一律的簡報活動，及因呆滯安排而悶透的導師帶來刺激。況且，建設國際創新中心是國家及本港

## 推動深科技創業的「創造性破壞實驗室」 刊發於2022年12月6日

政府的目標，能吸引各地深科技新創來港，如果CDL可以來港舉辦，相信將會為本地創業界的一口清泉，並帶動深科技創業的發展。國際化導師團隊去幫助及投資本地以至亞洲新創，一定可以促進這個目標的完成。

作者區玉輝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